

# “别让缺钱成为创作的遗憾” 北影节电影投融资论坛举办



本报讯 日前,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投融资论坛在京举办。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广播电视台党组书记、台长,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主席余俊生;中国电影基金理事长张丕民;北京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霍学文分别致辞。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冬、华人文化副总裁应旭珺、坏猴子影业CEO王易冰、原华纳兄弟探索集团中国区总裁赵方,导演、编剧张末和北京银行副行长戴炜围绕“电影投融资的突破与跨越”为主题,探讨如何多方合力,共促电影高质量发展。

“当前,成功的电影要有最重要的两个特点:要么出众,要么出圈。我们要拿出更大的力气,敢于投产,敢于做大片,敢于做有特色的影片。”于冬在圆桌论坛环节表态,他认为,如今整个行业在投产资金链出现了后劲不足的问题,“最近几年行业缺乏最多的就是现金流”,他表示,“很多的影视公司企业因为制作周期过长,很容易就把现金流焊住了”。对此,他呼吁金融机构通过降准降息、贴息贷款等方式,帮助电影产业休养生息,渡过最为重要的难关。

长期与青年电影人打交道的王易冰直言,最近两年最大的感受是“缺钱”。他认为电影产品的非标准化、非可度量化是导致很多青年导演融资难的原因所在。“对于投资者来说,更多的

面要重视除票房之外的衍生产品、主题乐园等所有其它渠道的收入,另一方面则要学会分摊风险:“从风险高的单片投资,转向导演系列作品的整体投资,既是对投资安全的一种保障,又是对导演创作的极大支持。”此外,她还建议创造中国特色的完片担保机制,成立起政府信任的第三方民间完片担保机构。

戴炜从金融机构的角度表明了行业外资本的投资意愿:“资金对电影的支持不是基于一部单片,而是基于一家企业。导演出品人对于票房永远心存忐忑,金融方则会偏向选择更靠谱的机构和团队,从而规避单片风险。”他认为只有电影和金融同时具备更完整的产业链保障,才能更好地彼此信任,在发展的道路上走的更稳。

论坛上,北京电影产业投资基金计划、《中国电影投融资发展报告》、“剧影计划”先后发布。

北京电影产业投资基金计划是在北京市相关部门的指导下,依托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大平台,与投融资单元和创投单元深度联动,由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保利影业投资有限公司、怀柔区政府和聚影汇等共同发起,保利旗下基金作为管理人,联合北京银行等重要金融机构共同成立。基金还公布了首批投资片单,《郑和下西洋:沧海冥幽》《中国探月》《731》《大突围》《大转移》《八十光分》等风格迥异的影片有望获得支持。

聚影汇创始人朱玉卿现场解读了《中国电影投融资发展报告》,“2023年中国电影投融资市场呈现出整体行业市场快速回暖,行业产能迅速提升;资本市场小幅承压,影视板块反向增长;复苏信号传导滞后,私募融资略显滞后;内容创作重回主流,企业融资回归理性;投资机构继续试水,资本合作意愿加强;银企合作历程稳定,担保条件逐渐放宽等六大特点。”

“剧影计划”是北京银行针对电影产业特点和需求设计的金融工具,旨在为电影项目提供更加灵活、个性化的融资支持,并与主要合作企业进行了现场签约。(姬政鹏)

#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导演电影大师班开讲 在时代洪流和社会变迁中体认自我

本报讯 4月25日,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电影大师班开讲。本场电影大师班的主讲嘉宾由塞尔维亚导演、编剧、演员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担任,与导演黄建新、作家余华展开对话,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李铭镔担任本场活动的主持人。

戛纳、威尼斯、柏林三大国际电影节重要奖项全满贯、“双金棕榈”俱乐部成员,这些耀眼的成就象征着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导演成为了世界电影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他的作品总是以荒诞不经的叙事手法和表现方式,呈现国家和民族等宏大主题,传递深沉的家国情怀。

本场大师班上,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导演与两位对谈嘉宾围绕“民族史诗与心灵奇迹”这一主题,回顾四十多年的电影创作历程,讲述他如何在时代洪流和社会变迁中体认自我。

## 电影来源于对生活的认知

年少的成长环境和所见所闻为库斯图里卡导演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回忆起童年时期,库斯图里卡导演向观众分享了他的经历:“我从小生活在一个较好的家庭里,但是我周围的人家庭关系较为复杂,或者是单亲家庭,或者家庭比较贫困。记忆里我一直在寻求这种生存感,寻找这种力量。我想看看街上的人们,看看他们的发展,也想见证这些人在社会中的变迁。”

库斯图里卡认为,作为一名艺术家,区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这是进入艺术世界的第一步。如他所言:“我们看到现实,把现实剥离出来,从别人的事迹中剥离出一些元素或者内容,然后把它加入到电影中。我的大脑会区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这是我们进入到艺术世界的第一步。”

关于库斯图里卡作品中的天马行空,作家余华则评价:“库导在我心目中有两个灵魂,一个是莎士比亚的灵魂,一个是契诃夫的灵魂。这两个灵魂有时候是分开的,比如《爸爸去出差》是契诃夫的灵魂在跳动,但是《地下》是莎士比亚的灵魂在跳动,是莎士比亚式的那种放肆、那种开放、那种为所欲为、那种天马行空,所有的这些都出来了。但是到了《流浪者之歌》,又感觉两个灵魂合在一起了。”

于黄建新导演而言,对作品题材和故事的选择也与人生经历息息相关。黄建新表示:“当我开始拍电影的时候就特别关注普通人以及那些周围陪伴我一起成长一些细微的事情。之后我开始拍摄更加写实的东西,记录国家发展中发生的变化,所以就有了《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行》。比如《红灯停,绿灯行》里的场景,就是我小时候成长的院子,那是我长大的地方。”

与此同时,作家余华回忆他跟库斯图里卡的认识,也恰巧是一个关于《地下》的生活细节。当初,第一次与库斯图里卡导演见面的余华在导演的邀请下,一起到电影《地下》的创作灵感发源地探访,那是一扇陈旧的、像一处遗址的门,静静地树立在灯光下。正是这扇来往行人不会过多关注的小门,背后却是电影《地下》那片如梦似幻却又深沉厚重的光影世界。回想这事,余华对库斯图里卡导演道:“我们的创作,我们的灵感,我们故事里的一切可能都是来自于某一扇小门,进去以后才发现原来里面是一片如此宽广的世界。”

## 时代与社会的烙印深入灵魂

电影作品是电影艺术家创造性劳动的产物,必然有着导演作为创作主体的鲜明烙印;而导演又总是身处一定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之

中,时代与社会的烙印深入他们的灵魂。

谈及自己的国家塞尔维亚,库斯图里卡导演表示:“对于我来说,我经历过这样的一段时期,一直到了上世纪末的时候都没有减轻我心灵上因为历史背景而带来的伤痛。我能够从每一个群众的内心深处听到他们是否因为长期动荡而产生心灵创伤,与此同时,他们又有苦中作乐的幽默感产生出来。这也使得我重新思考,会不会有其他的元素可以在我创作的电影中体现出来。我希望能够在我的电影中把这种大的时代背景展现出来,也希望可以借由这种展现更好地传达我个人的家国情怀。”

这种影响和烙印不仅反映在库斯图里卡导演的作品中,更是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细节里。活动现场,库斯图里卡向观众分享了他“不系鞋带”的原因:“大家看到我的鞋带没有系上,为什么?我想告诉大家我现在的心情特别平和,过去在我们国内的街头,我们可能会受到威胁,可能会爆发冲突,因此必须系紧鞋带随时准备逃跑。但是现在我把鞋带解开,以一个放松的姿态坐在这里,因为现在是和平的。”

说起时代变迁对自己影响,黄建新感慨道:“最初拍电影一定是一段历史经历对你这个个体产生的影响,那些历史的痕迹在我的心里特别深刻地留存下来。你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一定会在你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和痕迹,当你真诚地用情感真实反映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想象力、你的表达方式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所以一个导演做电影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就是始终如一用你所能展现的想象力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把这些人塑造出来。”

与黄建新“同龄”的作家余华对此感同身受,他的作品中总是饱含苦难意识。这样的苦难意识源于余华的亲身经历,更源于时代和社会在他心中烙下的印记。(影子)

# 许鞍华导演电影大师班举办 女性独立影人谱写的电影史诗

本报讯 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许鞍华电影大师班近日率先开讲。本场电影大师班由中国香港著名导演、监制许鞍华担任主讲嘉宾,与导演文晏展开对话,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担任特邀嘉宾主持。活动现场,三位嘉宾就“女性独立影人的创作长路”这一主题展开对话与分享,回顾许鞍华导演的创作历程,展现女性独立影人谱写的电影史诗。

人称“中国香港半部电影史”的许鞍华——这不仅是戴锦华教授的开场白,更是对许鞍华导演创作生涯的高度凝练与概括。从1979年的电影首作《疯劫》开始,许鞍华导演总是以细腻的女性视角捕捉社会变迁与人生百态,向观众展示了一个潜藏在繁华城市表面下,市井的、充满烟火气的中国香港,以及栖居在这里的“普通人”形象。

## 女性视角与性别思考

关于“女性视角”与“性别思考”,是许鞍华导演作品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主旨,也是备受观众乐道的话题。谈起这些,许鞍华导演却表现得十分淡然:“到了一定的年纪你的观点就会变,以前我都是拍一些比较戏剧化的、有冲击力的东西,到了中年,受到侯孝贤跟杨德昌两位导演的影响,开始直接‘讲生活’。”

“关于性别的思考,这是我到了70多岁才去想的问题。以前我拍戏其实没有特意地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去思考,只是恰好这个故事主人公是女性,所以我比较了解她。现在我发现,当你从比较高的视角去看待一个问题,你会更加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所以思考是必须的。我感觉以前的电影行业没有那么重视‘女性视角’或是‘性别思考’,可是我看很多相关材料和书籍,开拓了眼光之后觉得这种思考是一定要有,也一

定会有的,推广女性主义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之一。”

同样以女性题材电影为主要创作方向的文晏,在谈起“女性视角”与“性别思考”时,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我在创作电影的时候更多从自身出发,我们看这个世界的视角一定是有限的,有太多的谜题和未知,我会把这样一种视角带到我的电影拍摄中,邀请观众参与到电影叙述中,与电影发生互动。”

**电影不只是叙事 还是导演的看法和感觉**

电影是什么?这也许是困扰许多电影人的问题。从初出茅庐的新人,到满载荣誉的大师,这个问题贯穿了许多电影人的一生,最终也指向不同的答案。

“电影不只是叙事,电影还是导演的看法和感觉。”这是许鞍华给出的答案。

提及自己从来不写剧本这件事,许鞍华表示自己并不擅长创作剧本:“我一直以来都很尊重文学,习惯于和编剧合作。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能写剧本的,因为写出来可能是一个故事,但它不是剧本,因为剧本是有节奏的。我想学,但怕写得不好。”

文晏则坦言在创作之初并没有其他的剧本来源,因此只能靠自己创作。对于文晏来说,写剧本是“整个创作中最快乐的一段过程”,她可以自由地、天马行空地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这个世界里的人物以及他们生存的环境。写作过程中会不断检验,最终让她在脑海中以影像的方式呈现,如同做梦一般。“我觉得当你真的能够做出这样一个梦的时候,你的剧本才会完成。”

谈到改编文学作品需要大量阅读相关书籍和文献时,许鞍华表示阅读材

料是必须要有的过程,但她更加在意、更加关注自己进入到拍摄空间当中的感觉。“其实到今天,我越来越觉得这些‘感觉’才是电影,而不只是实在的故事。电影其实就是讲你的看法和你的感觉,如果你有非常好的看法和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你的电影就成了。”

**创作长路 唯有笃行方能致远**

作为一名女性导演,许鞍华的电影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她曾经远离中国香港影坛十余年之久,在这段创作停滞的低谷时期,她曾在大学任教授课。经济上的压力造成了生活上的困苦,但她从未放弃过对电影事业的追求,从未减少对电影艺术的热爱。

说起那段时光,许鞍华以一种平淡的语气讲述了她的感受:“现在回头看,那段经历当然也是人生经验的重要部分。你必须经过一些失意,才能懂得别人对你的好,才能讲好这些故事,如果没有经历过,很多东西是比较难拍的。”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电影艺术生涯中,许鞍华一直以“独立导演”的身份进行创作,被戴锦华戏称为“独行女侠”。对此,许鞍华表示自己并不是故意选择要成为独立导演,只是因为更喜欢与熟悉的人合作,在创作中一直有自己的坚持。

2020年的第77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许鞍华获得了“终身成就奖”,也是全球首位获此殊荣的女性导演。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停下脚步,关于未来,许鞍华表示:“这几年我多了一些时间去思考,看电影的时候没有那么着急,更多在想电影的美学。我觉得我有点进步,所以还想拍戏。我很多东西都让我觉得很想去试一试,希望有机会还能再拍一部。”(影子)

# 陈冲电影大师班携手冯小刚 讲述“演导双优”的银幕日记

本报讯 作为一名享誉中外的著名女性电影创作者,陈冲在《小花》《末代皇帝》《红玫瑰白玫瑰》等影片中贡献了无数动人瞬间。1997年,她勇敢挑战战时身份,首执导演筒便入围多个国际重要电影节展,完成了从演员到导演的华丽转身。在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陈冲与冯小刚以“从‘百花影后’到导演陈冲:银幕内外的玫瑰人生”为题展开对话,回顾了时光与影像交织的精彩人生。

## 走心与非典型: 表演艺术的方法论

本场电影大师班,为了更加直观地了解陈冲的创作历程,现场采用了片段鉴赏的方式,带领观众深入探讨其精湛表演艺术背后的方法。在鉴赏关锦鹏执导的《红玫瑰白玫瑰》的影片片段时,陈冲坦言自己在塑造角色的时候,“第一个是要走心,第二个是去赋予角色非典型的呈现,去思考在情感上如何处理能让角色更加独特。”

走心,就是对细节的讲究。对于陈冲而言,表演的细节之一就是语言的呈现。电影是视听语言的艺术,演员对语言的处理对于角色塑造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陈冲介绍自己当时接触《忠犬八公》剧本的时候,用重庆话进行表演是她的首要考虑因素。“因为我觉得它是我唯一的最好的一个切入口,我把这个语言完全掌握了以后,它的地域感、本土感会出来,就会接地气。”谈到自己接下来的表演计划时,陈冲透露将出演一部新片,而她参演的原因之一也是语言的细节,“我很期待,因为我必须学法语。”

另一个关于角色塑造的细节处

理,陈冲提到自己对《红玫瑰白玫瑰》的造型设计印象特别深刻,“我觉得特别成功的就是那对耳环。因为王娇蕊动过以后,她恋爱了或者是许多禁止的时刻,这个耳环稍微有一点抖动,它会抓到一些光,你能够感到她心里的这种骚动。”正是类似于这种走心的细节处理,让形象的呈现令人难忘,也体现出了美术等其他电影制作部门对演员表演的影响。

为了赋予角色独特性,陈冲在角色塑造过程中选择“非典型”的处理方式。在《忠犬八公》那场“吃面”的戏中,对角色的处理就是非典型的,“不是给我一个特清晰的大特写,他给了你一个窗口,给你挡住了,反而有效果。”

## 换位思考: 导演视角下的演员自觉

从银幕前到银幕后,演员与导演的身份转换让陈冲学会在电影创作过程中的换位思考。“在摄影机后工作过后,我特别体谅导演、摄影机那边的困难。我就会成为一个特别自觉的演员,能够协助的尽量协助,不要给人家添太大的麻烦。我觉得这个是我做了导演以后再回来演戏的感受。”

冯小刚也坦言,在做了演员后,才更加理解演员,“过去没有做演员会对表演的困难程度产生怀疑,只有在做了演员才知道,电影最大的压力可能都压在了演员身上。”在他看来,“演员不能够保证一直在最饱满的情绪里面。在演员疲劳了之后,本来可以给你交100分,最后他给你交了60分。所以这都是做演员、体会了演员的工作之后,才有的感悟。我觉得这个对我和演员合作

很重要。”冯小刚还为青年导演们提出了建议:“你一定要跟演员说清楚你到底想要什么,因为好的演员其实什么表演都可以呈现,但是导演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方向。”

**激发活力: 与年轻创作者的合作火花**

近年来,陈冲更多地与年轻的创作者一起合作,比如《世间有她》中与青年演员易烱千玺的合作、《弟弟》与青年导演王湘圣的合作。与年轻创作者的合作,激发了陈冲创作的活力,“我其实特别喜欢跟年轻人合作,从他们身上的确得到很多活力,学到很多新的东西。”

在执导《世间有她》的时候,陈冲坦言与易烱千玺合作一开始的心情是忐忑的。她回忆道,易烱千玺起初是个寡言的人,她一开始不知道该如何开启与他的交流。但最终却被他的表演折服,“他在爆发力的同时有天然的分寸感,他特真,比起很多非明星的演员来说他都更有真人的质感,这个给我太大的惊喜了。”

在现场,陈冲还现场朗读了自己当时为拍摄《世间有她》给易烱千玺的一封信,以信件的方式让演员感受到真诚,并细致地为他讲解了人物,才促成了这段合作的缘分。

从18岁成名的“百花影后”到“演而优则导”的导演陈冲,本场电影大师班用一段段陈冲电影历程中的精彩片段串联起了陈冲银幕内外的玫瑰人生。在未来,她也将继续深耕表演与导演,并从青年电影人身上汲取力量和灵感,创造新的光影传奇。(影子)